

思想盛宴
文丛

蔷薇叶子

邵燕祥
著

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执政的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而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青岛出版社

思想盛宴文丛

蔷薇叶子

邵燕祥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蔷薇叶子 / 邵燕祥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4.2

(思想盛宴)

ISBN 978-7-5552-0098-7

I. ①蔷… II. ①邵…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0999号

- | | |
|------|---|
| 书 名 | 蔷薇叶子 (思想盛宴文丛) |
| 著 者 | 邵燕祥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68068026 |
| 责任编辑 | 郭东明 杨 慧 |
| 装帧设计 | 乔 峰 |
| 排 版 |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16开 (710 mm × 1000 mm) |
| 印 张 | 19.25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0098-7 |
| 定 价 | 42.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总 序

我建议青岛出版社出版一套杂文丛书,该社欣允。我知道,该社的一把手孟鸣飞先生素来喜欢杂文,记得去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冯其庸先生《瓜饭楼从稿》编委会期间,送给孟先生拙作《牛屋杂文》,他很快就读完了。这套文丛由我主编,应当给文丛起个名字。我想到了“杂花生树”,但文友告我,上世纪80年代有套杂文丛书就用过此名,我竟全然不知,真是孤陋寡闻。后来这套丛书的策划高继民先生建议用“思想盛宴”,我觉得很好。我一向认为,杂文家首先应当是个思想家。鲁迅就是光辉的典范。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用他冷峻、犀利的笔,揭露、鞭挞“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并塑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人物阿Q,国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曾说:“一百年后人们看鲁迅,会觉得鲁迅更伟大。”我赞同此说,四年前曾请治印大家刻了一枚闲章“鲁迅门下走狗”,并告知周海婴先生,他不禁莞尔。当然,我崇敬鲁迅,借用上海作家陈村的话说,“我还没无耻到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何满子先生曾说他每年都要将《鲁迅全集》读一遍。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但对《鲁迅全集》第3卷至第6卷,也就是鲁迅写的主要杂文,是经常要阅读的。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包括我在内的杂文家,虽然不能妄称思想家,但应当是思想者。加盟本丛书的邵燕祥先生,即以思想深刻名世。我一向不看好翻翻报刊、随便发表一点感想式的杂文,借用广州的老杂文家号称“酒鬼”的老烈先生话说,“官僚看了,说:哼,呵,挠痒痒挠得不错嘛!还可以继续挠嘛!”我更反对大批量生产杂文,再批发出去,形同一般商品;这样的杂文,还指望能与深刻二字沾边吗?杂文家应站在社会前沿,揭露假、丑、恶,彰显真、善、美,

为民主、法制、公民社会鼓与呼，并战斗到拿不动笔为止。

我曾经想将本文丛起名“青鸟文丛”。这不仅在于“青鸟”与青岛二字相近，更因为大诗人李商隐诗谓：“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如果文史读者对杂文也能“殷勤为探看”，那是杂文家的福分。十多年前，杂文家牧惠（2004年病故）随我去安阳讲学。有学生提问：“怎么能将杂文普及到大学生里？”牧惠回答：“这很简单，你们经常请我来讲讲，不就行了嘛！”学生笑声一片，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愿将这套文丛，遥祭牧惠文兄的在天之灵。

“青鸟殷勤为探看”。愿杂文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能常常殷勤探看。不亦快哉！

王春瑜

2013年7月2日于牛屋

小引

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执政的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而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目 录

总 序 >>> 1

小 引 >>> 3

蔷薇叶子

防人？不防人？ >>> 2

再说丑闻 >>> 3

温馨提示 >>> 4

投 机 >>> 5

请巡视几座县城 >>> 7

想起了许地山 >>> 8

“组织”与“关心” >>> 10

试试降下一级看 >>> 14

瞎担心 >>> 16

也还是“团体的自大” >>> 18

想起了中国的抗日老兵 >>> 20

可是“创收”二字了得？ >>> 22

“苟……时代” >>> 24

钓鱼何须“考” >>> 26

从下向上流动 >>> 28

关于“两头真” >>> 32

- “维权”与“维稳” >>> 34
-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 >>> 36
- “号召”和“响应” >>> 38
- 与劳动有关 >>> 40
- 你可知道“文官果”？ >>> 42
- 明也不明？刨根问底 >>> 44
- “官方兽医站” >>> 46
- 想起了阿利雅 >>> 48
- 十二月七日 >>> 50
- 一位吹芦笛的民间歌手 >>> 53
- 记住孙中山的半句话 >>> 56
- 纳税人的权利 >>> 59
- “必”与“不必” >>> 61
- 面对三门峡库区移民 >>> 63
- 也说“红旗下的蛋” >>> 67
- 所谓知识分子架子 >>> 69
- “国”字号的命名 >>> 71
- 台湾也有的 >>> 73
- “万国菁华齐采撷” >>> 75
- 北京户口 >>> 78
- 幸福不是口香糖 >>> 81
- 可悲的“35岁现象” >>> 84
- 极端思维 >>> 86
- 奢华之夜 >>> 89
- 俗话儿说 >>> 92
- 钱到留名 >>> 94

无形的辫子 >>> 97

箱底的旧衣裳 >>> 99

罗丹早说过 >>> 101

长大了干什么 >>> 103

支持阮仪三

——也谈文物性建筑的搬家 >>> 105

人与文

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 >>> 110

读“另一个方唐” >>> 118

邂逅旧书 >>> 121

补白一则·鲁迅为曹父书写碑文手迹邮失 >>> 126

曹老先生教泽碑已立 >>> 127

谒缘缘堂 >>> 131

华君武的一幅漫画 >>> 133

〔附录〕也谈《华君武的一幅漫画》>>> 138

王世襄：一个精神贵族的一生

——读张建智新著《王世襄传》>>> 142

傅斯年、郑振铎的两件旧事 >>> 150

很像芸斋小说 >>> 153

琐屑忆宗江 >>> 156

屠岸旧体诗作漫评 >>> 159

冰心净言一片冰心 >>> 168

牛汉：当代诗人第一 >>> 171

目击者谁？

——读章诒和小说《刘氏女》>>> 174

有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 >>> 177

书的序

为章仲锷《磨稿斋拾遗》作序 >>> 182

公刘诗新选本《干涸的人字瀑》序 >>> 185

苦难的见证

——高野诗集《一棵开花的树》序 >>> 189

《野百合花环》白序 >>> 192

《邵燕祥诗选》序 >>> 194

为何满子手书诗稿作序 >>> 196

朱森水《萧山旧事散记》序 >>> 197

《南磨房行走》序 >>> 200

郭慕岳《被革命回忆录》序 >>> 203

为《夜航船》一书作序 >>> 210

《吴小如先生自书诗》序 >>> 214

事情和意思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 218

游客断想 >>> 222

“懂政治”与“不懂政治” >>> 224

谁能对自己“三七开”？

——夜读抄 >>> 226

光和影 >>> 230

周恩来对郭、老、曹的“知己”之谊 >>> 233

〔附录〕郭沫若与于立群是如何结识的 >>> 237

学电脑 >>> 239

关于一则“传闻”的辨伪 >>> 241

〔附录〕毛远新再谈毛泽东 1976 年状况 >>> 244

粗鄙不是力量 >>> 246

“灰色童谣”试解 >>> 250

“臣民”辨 >>> 253

学外文 >>> 259

知否黄盖其人 >>> 262

公民挨打的地方 >>> 264

读者来信·关于“陈毅是个好同志” >>> 267

信访制度存废议 >>> 269

用文学作品进行历史教育？ >>> 274

附逆的时机 >>> 277

奇怪的“批评” >>> 280

致谢泳，忆从前 >>> 283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 287

待要违心到几时？ >>> 290

媒体人的声音，就是“炒作”吗？ >>> 293

蔷薇叶子

防人？不防人？

《血色黄昏》一书作者老鬼（马波），在《炎黄春秋》著文怀念胡耀邦，说胡耀邦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

耀邦是把俗谚中的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拆开了，同意头一句，修改第二句，原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耀邦却主张不设防。仁厚之心可见，但他在跟怀着“害人之心”者相处或周旋时，便吃亏在这个没有防人之心了。

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她因父亲病危赶回北京，在汽车上听到了哀乐和讣告，“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整个脑海和视野……”

而不同于伊索寓言，这里从冻僵到复苏到咬人的蛇不止一条！

防人？不防人？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像害人之心一样亦不可有？

问题是防什么人？怎样防？

或者，换一个提问的角度：防蛇之心“也不可有”吗？

2009年11月13日

再说丑闻

我曾说过“没有丑闻是最大的丑闻”，现在时不时可见丑闻了，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先是作为党的喉舌的纸面媒体有节制地公布一些可称丑闻的大小案件，有的是已经查处的，有的是虽未结案但已内定了处理办法的，让原先只从小道听说丑闻却不见“领导”的动静，而不满足于信息不足的读者一时有所释怀。

不过，使各样丑闻终于捂不住的，还亏得是网络成为纸面媒体的极大补充之后。

其实，网络撕开遮遮掩掩的幕布，大白于天下的，并不都是我们所说的丑闻，而只不过是大家关心的真相，比如车祸，比如矿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天灾人祸（特别是主要应由政府负责的人祸）都是新闻封锁的禁区。火车出轨，车上若没有外国人或港台同胞，有时就根本不作报道。有了互联网，连深山背后小煤窑里的死伤人数，也不容易隐瞒了。

当然，有时这些网上报道的真相或丑闻，还会遭到删除，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就像林肯说过的那样，可能长久地蒙蔽一些人，或蒙蔽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不能长久地蒙蔽所有的人。

现在不是人们看不看得到丑闻的问题，而是丑闻流传之后，如何对待的问题。

人们比对丑闻更加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真相。有些真相可以靠亲历的网民来公开，也还有些事情的真相的面世，是不能仅仅依靠网民的自发举报，而有待于有关责任部门如实披露的。

了解重大的丑闻，属于公民的知情权。

丑闻是社会真相的一部分，但真相不限于丑闻。

2009年11月14日

温馨提示

网上图片,不知何地(但显然是国内,却不像在台湾港澳),不知何时(但显然距今不远),只见一人的背影,他穿着一件马甲(在老北京叫坎肩),后背上印着两行大字:“请官员公布财产,虚心接受百姓监督”,这是在官方媒体上也时有所见的提法,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只不过这位呼吁者把通用的“人民群众”一词换成传统的“百姓”罢了。

但他似乎有什么不祥的预感,由他背后缀着的两行小字可以看出:“温馨小提示:公仆请您不要对主人动粗。”

这是“温馨小提示”,口气何等的温婉,何等的谦逊,何等的可怜,这是颇有失主人身份的哀求啊!

相对于更大的国家大事来说,前一句大字书写的“公布官员财产”云云,不也仅仅是个“温馨小建议”,属于听不听由你的吗?

不知后事如何,无法下回分解。

试问,有多少提出这样“温馨小提示”或“温馨小建议”的“主人”,遭到了“公仆”的“动粗”啊?!

而在深圳出台了对非法上访的处罚条例,我眼前幻化出的图景,就包括穿著写有“冤”字的衣服一项,这类带有皇权时代色彩的草民呼冤方式,似也在应予取缔的非法行为之列。不知上述的“温馨小提示”是否也涉及之?

2009年11月15日

投机

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档案中,经常出现一些贬抑性的用语,当然是用之于必须加以贬抑的人。

例如要打倒一个人,这个人是某一级的领导干部,明明是“明媒正娶”,由相应一级组织任命的职务,却硬要说是他“窃据”了某一职务。其实,不用说国家一级的高官,就是省、县、区的负责职务,是那么好“窃据”的吗?发出这种指责的更上一级干部,就不想一想,让他在你眼皮底下“窃据”了如此重要职位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有的不是领导干部,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那时候参加工作就算是参加革命,现在需要打倒他,处分他,踩他,就说他“投机革命”。

在一些历史的转折关头,尤其是革命高潮期,总是有成批的新来者投身于革命旗下。这在当时显然是完全符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大好事,于是照例要开大会欢迎的。

然而热闹劲一过,再遇到什么运动,新来者中就难免有人要被指为“投机革命”甚至“混入革命队伍”的了。

在共产党的革命受到挫折,意志薄弱者纷纷离去的时候,毅然参加革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义无反顾,诚然可钦可佩。胜利在望,革命潮流席卷一切,确也难免像毛泽东在反胡风的按语中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问题是如果对革命的正义性抱有信心,就应该相信此时投身革命队伍的新来者,是出自一定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仅仅为了找饭吃,找出路,或更加自私的目的。即使有少数这样的人,一个真正的革命队伍应该有信心加以消化,而不是判定他们“投机革命”或“混入革命队伍”了事。

要说“消化”,也曾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之说,那是针对1949年“南京解放”带来的新问题。由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南京市

委在 1948 年即已预见将要到来的大变动,积极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与原有的地下党员一道,为策应进军和占领南京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这批地下党员被认定为混杂有投机分子,因此地下的南京市委在发展组织上功过难分。由此,并产生了不仅对新党员且针对所有地下党组织及其党员的歧视性政策,后遗症非同小可,但实际上并未从新发展的党员中发现有什么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分子。事见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有关回忆,见《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一真相的面世,已经在半个世纪之后,而且是在陈修良的身后了。

过来人都记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充耳可闻的“混入”云云,其实跟“窃据”一样,不过是一种贬义的修辞。而“投机”革命,则是为了紧紧保住革命可能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所谓“机会”是也,本来这个机会是“我们”“打江山”的人可以独享的,呼啦啦你们来了一群,分明是为分肥,岂不是“投机”么? 1949 年新政权中安排了一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乃至起义将领及其他统战对象,于是就出现了顺口溜云:“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对照当时中央领导说的,“无产阶级有最广阔的胸怀”,怎么看怎么不像:或不像“广阔的胸怀”,或那胸怀不像“无产阶级”吧。

在干部和党员中,新老之间,城乡之间,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白区”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诸多的矛盾,其中一个就是前者的参加革命是不是“投机”之争。过去政治运动和组织生活当中还只是针对一个个的个别的人,像南京的情况,则把宗派主义推至极端了。

2009 年 11 月 15 日